



月光·留白

■孙佳欣

月光如水般漫过历史的褶皱，浸透故事的纸页。它不言不语，藏在何一钳交给妻子的那把手枪上，又凝成何苇杭晶莹的泪珠；月光追随铃铛穿行于惊悚的夜巷，也聆听她呼唤父亲时泣血的颤音；它见证沂蒙山百姓为八路军赶做粮食的火热朝天，也听着磨盘的喘息、母亲

的低语；月光悄然爬上故宅的那张小床，勾勒他此生再难实现的暖席之诺……

光阴流转，清辉依旧。月光同样流淌在作者沙沙作响的笔尖，照耀在他们用心血织就的一个个文字与符号上。月满则亏，好故事也需要留白。有作家说，故事最深沉的回响，往往在于未言明处。何一钳凝望月光时，心头最后一念是眷恋还是决绝？君宝妈那句话的背后，又隐藏着怎样的深意……不必尽诉，精妙的留白给故事以纵深感，使读者生发无尽的想象。他们在填补那些空白时，会在沉默中听见惊雷的轰鸣——于是，我们在留白中掂量到了牺牲那千钧的重量。

本版插图：赵建华、余世杰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

长征

第 6515 期



哑女

■刘洪林

该送情报了。老孟将铃铛叫到跟前嘱咐道：“我跟方团长约好，若有情报，在西北树地里见面。你在店里见过他，应该认得。”

“放心吧，爹。”铃铛挎个篮子出门去了。半路上，铃铛遇上鬼子和伪军设的路卡。一个伪军厉声问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铃铛“阿巴阿巴”叫着，用手指着远处的黄土岭。伪军见是个哑巴小孩，顿时放松了警惕。“原来是个哑巴，快滚，别耽误你爷爷办正事！”铃铛装作害怕的样子，连连点头，过了路卡。

铃铛来到树地里，等了一会，见树地北面走来两人，其中一个就是方团长。铃铛就夸，说儿子以后可以在城里找个个体面工作，真正做个城里人喽！“到时再整个城里的媳妇，生个胖娃娃，你们老两口净跟着享福了！”邻人也笑着打趣。

这天天黑，君宝从省城不打招呼就回来了。一进门，把在院里捡玉米的多吓了一跳：“宝贝，不到放假时间你咋回来了呢？出啥事了？”

见娘也急忙从屋里走出来，君宝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小鬼子已经打到省城了，哪还有心思上课？学校让学生回家避一阵子。”接着，他咬牙切齿地骂起来，“狗日的小鬼子，太猖狂了！早晚打得你们有来无回！”

爹跟着叹口气说：“咱沂蒙山区也不安全，鬼子打过来了，前些日子还来村里‘扫荡’了一回！”

“啥？”君宝吃了一惊，这才注意到爹手中的粮食。“爹，听说他们到之处实行‘三光’政策，鬼子没抢咱家的粮食？”

“不光‘三光’，还有‘铁壁’合围呢！”爹轻蔑地冷笑了声，“俗话说‘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’，孙猴子再能，还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？咱们的队伍也过来了。就上次，打得小鬼子连村子都没敢进，丢下十几具尸体逃回据点了，不然这点粮食哪里还能剩下？”

“是呀，咱们的队伍真勇敢，子弹在头顶嗖嗖乱飞，还敢往前冲。”娘也跟着赞叹起来：“队伍里好多战士年纪都不大，有的看上去比你还小呢。”

说话间，爹已经捡好了玉米粒，娘端着一个大木盆，把玉米粒倒进盆里，仔细地搓洗起来。这时，君宝发现自家窗台前多了一台刚打好的石磨，不禁疑问：“爹，石磨换了？以前那个呢？安这新石磨得花不少钱吧！”

原来，李政委听说老孟被抓，立即带人把铃铛弟弟接到了部队。铃铛装久了哑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李政委摸着她的头，别急，组织正想办法营救你爹。”正说着，小吴跑过来，眼眶通红。他身后的几名同志抬着担架，担架上躺着一个血人。“政委，老孟……牺牲了。”

铃铛头顶咔嚓炸响一个惊雷，她扑上去抱着父亲的遗体，放声大哭了半天才喊出声来：“爹——爹啊——”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黎明前，在黑暗散而未散、晨曦将升未升之际，一弯橙红月亮像偷渡光明的血色小船，挂在黛蓝的天空中。

不远处，岔道口传来脚步声。何苇杭迎上去，拉住来人的手，用力握了一下。她感到丈夫有些沮丧，“咋了，不顺利？”

何一钳点点头，汇报了昨晚约见潜伏在日本特务机关“更夫”的情况。“更夫”近来一直在设法弄清长岭山根据地特务头子“鬼”的真实身份，但日本特务小队加强了保密措施，他试了几次都没得手。

何一钳告诉妻子，他的小徒弟被特务小队收买，敌人掌握了他在长岭山头牌军械师的身份。这些天来，鬼子一直在密切监视他。幸亏小徒弟只知道他是军械师，并不了解情报站的事。但他清楚，鬼子随时会收网。他已拿定主意，把自己当鱼饵，去钩“鬼”这条滑溜的黑鱼。

“你军械师身份怕是会暴露，明天你不要再回县城。”

“那咋行！”何一钳急了，“你可是游击大队的政委，要顾全大局。关系到咱们对日寇最后一战胜负的情报还没到手，我咋能临阵逃脱！离鬼子‘扫荡’日期越来越远，鬼子和‘鬼’的联系会更频繁，这时候撤不得……再说，眼下不是一点办法没有。”他平复一下情绪，继续说：“昨晚‘更夫’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，日本特务小队跟‘鬼’一直都靠接头联系，这几天他们会设法接头。而负责接头的，是伪军特别预备小队的人。”这些年来，铁匠铺的账房先生一直在精心“喂养”这个小队的副队长，那家伙早已吞下了账房先生的钓钩。

见何苇杭眼睛一亮，何一钳的语气也活络了：“咱们就用土办法，弄准敌人的接头地点——抓舌头。”

晕磨

■贺小波

君宝是第一个走出村子，到省城读书的文化人。这在十里八乡，足让他爹娘的腰板挺得笔直。他爹娘逢人就夸，说儿子以后可以在城里找个个体面工作，真正做个城里人喽！

“到时再整个城里的媳妇，生个胖娃娃，你们老两口净跟着享福了！”邻人也笑着打趣。

这天天黑，君宝从省城不打招呼就回来了。一进门，把在院里捡玉米的多吓了一跳：“宝贝，不到放假时间你咋回来了呢？出啥事了？”

见娘也急忙从屋里走出来，君宝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小鬼子已经打到省城了，哪还有心思上课？学校让学生回家避一阵子。”接着，他咬牙切齿地骂起来，“狗日的小鬼子，太猖狂了！早晚打得你们有来无回！”

爹跟着叹口气说：“咱沂蒙山区也不安全，鬼子打过来了，前些日子还来村里‘扫荡’了一回！”

“啥？”君宝吃了一惊，这才注意到爹手中的粮食。“爹，听说他们到之处实行‘三光’政策，鬼子没抢咱家的粮食？”

“不光‘三光’，还有‘铁壁’合围呢！”爹轻蔑地冷笑了声，“俗话说‘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’，孙猴子再能，还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？咱们的队伍也过来了。就上次，打得小鬼子连村子都没敢进，丢下十几具尸体逃回据点了，不然这点粮食哪里还能剩下？”

“是呀，咱们的队伍真勇敢，子弹在头顶嗖嗖乱飞，还敢往前冲。”娘也跟着赞叹起来：“队伍里好多战士年纪都不大，有的看上去比你还小呢。”

说话间，爹已经捡好了玉米粒，娘端着一个大木盆，把玉米粒倒进盆里，仔细地搓洗起来。这时，君宝发现自家窗台前多了一台刚打好的石磨，不禁疑问：“爹，石磨换了？以前那个呢？安这新石磨得花不少钱吧！”

原来，李政委听说老孟被抓，立即带人把铃铛弟弟接到了部队。铃铛装久了哑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李政委摸着她的头，别急，组织正想办法营救你爹。”正说着，小吴跑过来，眼眶通红。他身后的几名同志抬着担架，担架上躺着一个血人。“政委，老孟……牺牲了。”

铃铛头顶咔嚓炸响一个惊雷，她扑上去抱着父亲的遗体，放声大哭了半天才喊出声来：“爹——爹啊——”



血色小船

■牛余和

“好！我马上安排郭立刚锄奸小队去抓舌头，干这个，他内行。你先撤回，由账房先生去实施计划。”

“我如果撤回，必然引起鬼子警觉。他们或许会更换接头人员、改变接头方式，那我们就抓瞎了。明天我处理一下军械所的事，后天一早我要出现在李家庄西头的铁匠棚里，再大摇大摆去城里的铁匠铺转一趟。”这些天，何一钳已把制造枪械的平生绝活都传给了大徒弟，也把机枪弹簧蘸火的改进方法，交代给了负责配制蘸火介质的梁铁峰，心里很踏实。

何苇杭盯着丈夫黑瘦的脸，紧紧抱住他：“秉祺，千万小心。活着回来……咱们孩子还小。”

何秉祺是何一钳的真实姓名。因他号称章丘铁匠“第一钳”，人们习惯叫他何一钳。听着妻子的话，他心头一暖，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妻子的发顶，而后掏出一把手枪。“你那把手枪只能三连发，这把体积稍大点，十连发，关键时刻能挡一阵。”月光下，枪柄上刻着的“祺”字，正闪着微光。

太阳已压向城门楼子，何一钳搭起手罩望着绣江西岸。刚吩咐小徒弟铲开炉火，大徒弟和何苇杭派来的侦察员就过来了。

何一钳压低声：“先把那3个探子解决掉，别用枪。”

大徒弟掏出盒烟，朝玉米地边3个农民装扮的人走去，热络地招呼着。“兄弟们，抽支烟。”趁3人点火间，侦察员快步过去，用匕首利落地放倒两个；另一个正欲掏枪，被大徒弟扭断了脖子。把3具尸体拖进玉米地后，大徒弟急切地说“特务的接头地点、时间和暗号都拿到了……”

“你们立即进村。”何一钳打断他的话：“一个去孙家大院，一个去李记包子铺，两处有人接应你们出村。”

“不行，何政委命令你天黑前必须离开这里，你先走。”侦察员说，“我等一

会不要紧，这里没人认识我。”

何一钳一挥手：“别啰嗦，快走。”大徒弟拉住他的手，“师傅，咱们一块走。我们绕道过来时，在村北头发现了鬼子。”何一钳脸色一沉，他等会本想从庄稼地逃离，看来不行，鬼子这是要在接头前先将他抓起来……这时溜走，情报就白拿了。

何一钳甩开大徒弟的手：“不行，如果他们发现我不在，势必要封锁路口、包围村庄，到时大家一个也走不成……”他用力推他俩一把，“走！”

大徒弟跪下向他磕一个头，含泪拉着侦察员冲出铁匠棚。

何一钳长舒口气，拿起响锤敲打铁砧。他回头对沉默的小徒弟说：“你小子啊，欺的可不光是师门，是祖宗。死后不能进祖坟，就看你这一霎了。快，起火！”

小徒弟惊讶地瞅一眼师傅，赶紧低头拉动风箱。何一钳夹起一把镊子塞进炉火，等镊子稍一变红，夹出来用小锤碾一下尖，又放进火炉。小徒弟紧拉几下风箱，炉火熊熊地蹿起来。何一钳夹起一捆炉火边的一把旧锄头，向小徒弟一翻下巴。小徒弟拿起大锤蹲好马步，等师傅的小锤轻轻一敲，就抡起大锤用力砸下去，“当”的一声，火花四溅。

钟声一响，鬼子就沉住了气。

“小子，行，心神又抱住了。这人哪，亏啥不能亏心，卖啥不能卖祖宗。人生在世，活多大年龄不重要，要紧的是能活出个人样来……爷们儿，到了地下你还能喊我声师傅。”何一钳边说边连连挥锤敲击，小徒弟平端大锤加快节奏，一锤比一锤有力。何一钳把锄头放到一边，夹出镊子点击根部，小徒弟抡圆大锤，“当”一下将镊子根部砸扁。“叮当叮当”的锤声在傍晚的十字街口格外清脆。

月亮升起时，街口响起呼呼的皮靴声。“别怕！”何一钳看看小徒弟，把小锤往靠板上一挂，左手从容地将钳子递到右手。

十几个伪军将铁匠炉围住后，一名日军中尉带几个士兵不紧不慢地走进来。他很放松地背起手，围着铁炉转了一圈，笑着看何一钳：“何，忙什么呢？”

微纪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家还是那个家，床还是那张床，荣归故里的他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家。

将军百战死，壮士十年归。

他在故里早早拥有了一座属于自己的衣冠冢，是母亲给他起的坟。在这个家家有战士、户户是军属的县，这种情况实在不算特殊。16万人参加革命，7万人壮烈牺牲。他一走数十年，音讯全无。除了阵亡，任谁都找不出第二个说得过去的理由。

我的三儿，死了！这是母亲对外的告知，带着泣血的哭腔。

他在家兄弟中排行第三，他这一生，跟“三”大有渊源。

13岁，他在禾场上扛着一把钢叉就去参加了革命。经历烽火连天的岁月，新中国成立那天，正好是他的第33个生日。

因为太想他，母亲白天在大路边守望，夜晚在炕上痛哭。母亲哭瞎了眼，也哭垮了身体，没多久就与世长辞。

千言万语太轻，唯有泪千行。

每念及此，他心底便升起一股愧疚。他深知，母亲知道他在做救国的事，不会怪他。可在母亲墓前，他还是哽咽难言。

相比而言，父亲要比母亲幸运些。父亲起码晓得他家的三儿不仅没死，还成了功臣。本以为可以为父亲尽孝了，可在父亲临终前，他竟没能回来见上父亲一面。他想，果然自古忠孝不能两全。

能怪哥哥不给自己报丧吗？不能。国在前，家在后，哥哥虽然没文化，却也知道他有忙不完的工作，肩上有比家要沉重得多的责任。

他名字里有个月字，是老师给改的，寓意“国正天心顺，官清民自安。”面对老家亲戚提出的一些不合规要求，他都尽数拒绝，语气果断，态度坚决。这些情况，含糊不得！在革命队伍历练多年的他，深谙这个道理。

家里不大，卧房在厅堂后面，床很窄小。他铺好了床，躺了下来。

他睡觉历来很警醒，大概经历过战争的军人都会这样。睡觉时，他常翻来覆去，睡不踏实。可躺在这张床上，他一次身都没翻过——枕头是新装的谷

壳，床下是新垫的稻草。在久违的稻草香中，他使劲抽动着鼻子，贪婪地呼吸着。不知不觉间，眼泪竟悄悄滑落，湿了枕巾。

醒来后，他起身用被子把床的四角捂得严严实实。素来言简意赅的他一再交代家人：这被子不要掀开。

他带着子女一行去了父母墓前。叩拜后，他在心里默默说：爹娘，床我已经给你们风好……真想你们啊。

有风吹过，树枝树叶迎风摇曳，像是父母在回应。

看着父母墓碑上的照片，他眼前浮现出父亲送自己入私塾，他背诵《三字经》的场景。

“香九龄，能温席，孝于亲，所当执……”

那时，他已当上儿童团团长。每天太阳升起、暮色降临，都是给游击队站岗放哨的最佳时机。从岗哨踩着夜色回家，父母已把他的被窝捂得暖烘烘。

“爹娘，以后我也给你们温席！”

童言稚嫩的他对父母许诺，父母脸上那个欢喜啊，可劲儿地点头。

他的家乡临县，正是古代二十四孝中那个给父亲温席的黄香故里。

何一钳认得他是特务小队的队长，便夹起锄头晃动一下，也微笑道：“打锄头。”他做一个刨地的动作，“杀高粱收棒子，卖钱。”

“你——”中尉用力摇头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伸手做了个扣扳机的动作，眉毛也忽然拧起来，“军械师，造枪的干活！”

何一钳大笑道：“太君真会开玩笑。我打的可都是锄镰锄锄，你看——”他把钳子插进铁匠炉，手上暗暗用力，牢牢夹紧那根烧得流火的铁镊子，突然飞快拔出，挟着噼啪爆裂的火星，拉出一道火光，喇地捅进站在两步开外的中尉那微微腆起的肚子。中尉惊愕地瞪大眼睛，看看面带笑容的何一钳，又低头，看肚子上忽地蹦出一股烟来。他嚎叫一声，仰身往后跌倒。霎时，一股猩红的血溅着火星喷出。

几个鬼子不明白眼前发生了啥，瞪大眼睛呆愣着。直到中尉仰身倒地，他们才猛地回过神来。他们哇哇叫着向何一钳开火。何一钳踉跄着后退几步，靠在铁匠棚的立柱上，鲜血喷涌而出。小徒弟红了眼，叫一声“师傅”，吼叫着“狗日的”，抡起大锤扑向鬼子，被乱枪打倒。

何一钳看着小徒弟，脸上浮起慈祥的微笑。他想抬头望一眼月亮，可腿一软，便顺着立柱滑坐到地上。

夜半时分，游击大队内，风时紧时松，残破旧庙的檐铃不定啥时候就叮当一阵。

何苇杭站在庙门，望着昏暗的树丛。

“秉祺啊，‘鬼’已落网，你也该回来了……”

突然，山坡上一阵嘈杂。大徒弟的嚎叫中夹杂着小孩子稚嫩喊叫：“爹——”

何苇杭突然晃了晃，被身旁的大队长扶住。“他下山前就做好牺牲准备……我感受到了，可我，没能阻止他……”她强压下咽头的腥热，望着那正摇曳升至中天的橙红小船，喃喃自语。

（选自作者的长篇小说《蘸火记》）

故里

■刘正权